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枝蘭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

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

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陳之車因隨

之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王伐蔡號曰

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

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強弩在

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

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

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

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

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

尖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

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

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

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

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

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

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

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

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

於蒲以自責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

此亦... 也

氏未降又云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
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
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
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
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
因張儀樗里子而來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
而佐魏草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
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
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

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
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
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
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
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且陽大縣
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
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音秘魯人有與
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
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
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紵

魏

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二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擣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臣欺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

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舉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

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轂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能言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四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南公仲且躬率其

私徒以闕烏曷於秦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
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
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子韓
武反遂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柰
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穎
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之行於
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
解已買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徐過楚徐廣曰過
一作適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柰何對曰此善
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

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
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
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
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九年擊魏皮
氏未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甘茂之亡秦拔去奔齊逢蘇
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逃
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
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
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
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

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
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其地形

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

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

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

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

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

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

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

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

新與秦合婚而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

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雎徐廣曰一作蠅

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

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

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

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

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

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

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滑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

章徐廣曰一作章而郡江

曰一云內向章時之難

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

徐廣曰一作瀨胡

而郡江

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
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
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
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
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
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
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
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
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

相燕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
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
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其
未以強也甘羅曰君侯何不使之甚也文信侯曰
吾今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
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
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
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
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
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

此亦如... 區... 以... 安... 誠

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知也
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
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
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
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
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
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
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
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
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

此後諸如甘羅等

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
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秦
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
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
欺秦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
河關王不如齎以五城以廣河間索隱曰齊音
並謂割五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
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
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今秦有十一城
秦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

川傳

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

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強齊

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

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

方秦之強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稱

兵外攘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

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

羊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

為羊八子及昭王即位羊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

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

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

曰羊戎為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

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氏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

諸弟爭立維魏冉卒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

為將軍衛咸陽誅李君之亂徐廣曰年表曰李君為亂誅李

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
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嘗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
王七年穰侯皇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又樓緩
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為秦相
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
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冉急秦秦王見趙請
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敗德樓
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
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
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

暫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
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
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號曰穰
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
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
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
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
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
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
於王室昭王二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

芒卯上莫卯反入北宅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遂圍大梁梁大

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

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拔邯鄲趙

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

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

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

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

可為戒也秦人負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民又

盡晉國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鯨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

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

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

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

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

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

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王之以是慮

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

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

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

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

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

之衆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臣以為湯克復

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

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

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

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

遠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

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

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

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

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効單父

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

君孰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

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

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

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

魏之卷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

趙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

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

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

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

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怨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其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必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

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一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徐廣曰齊北有剛縣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

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

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

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

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穰侯列傳第十二

一夫開說 憂憤而亡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中記七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

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

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

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

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坐果到乾，徐廣曰：河，音干。河

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坐果到乾，徐廣曰：河，音干。河

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

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

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郢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其明年攻

白起傳十三

荀不愛發奇州如池州區

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
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西取
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
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
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
涇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
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何內脩武是也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
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
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

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
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
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
因封馮亭為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緹氏閼徐廣曰屬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音攻韓取上
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法氏以按據上黨民四
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
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
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陳
徐廣曰一作乘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

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既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必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

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遂絕其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請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斃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

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齧攻皮牢拔
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
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立
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
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
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
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亦乎雖無
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並徐廣曰平皇有邢丘
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
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

則君之所得民立徐廣曰上黨無也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
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
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
垣雍徐廣曰有垣雍城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
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
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
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
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
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
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

能知勝兵之辭者善將也

天下豈有殺降四
才餘萬而尚可以
攻人者乎甚矣起
之狼而明于事勢
也

由後而論則然
矣由降時而論
秦之奇兵不過
三萬合正兵雖
多不過半手降

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
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
請之武安君然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齮代
陵將八九日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
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
秦不聽臣計今如偪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
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
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中定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
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
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

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
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
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
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
人我詐而盡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
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
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而抗其四十萬山豆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以重得志矣向使
眾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况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執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嶽秦之眾散積成兵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天下為復日乘其所以終不敢加兵於邯鄲者非但自憂

卒此四十餘萬者皆仇國反覆之徒也何以處之讀史至此亦當深思其故無徒以後人虛見議前人也

平原君之補也思諸侯之謀至也無所以遠智也則可謂善戰而無謀也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死者皆荷戰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強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救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成不豫其論者則秦眾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害禍大於劇戰也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鑿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前子王賁擊荆徐廣曰秦并諸國故云荆也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

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音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因始寢丘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

五十七 列傳十三

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百

徐廣曰或曰將軍之乞貨亦已甚矣至翦曰不然夫善作留

秦王相音而不信人徐廣曰相一作組今也秦國甲士而專委於

我徐廣曰專亦作博又作刺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

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

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

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對翦曰休士洗

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

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起距徐廣曰起距拔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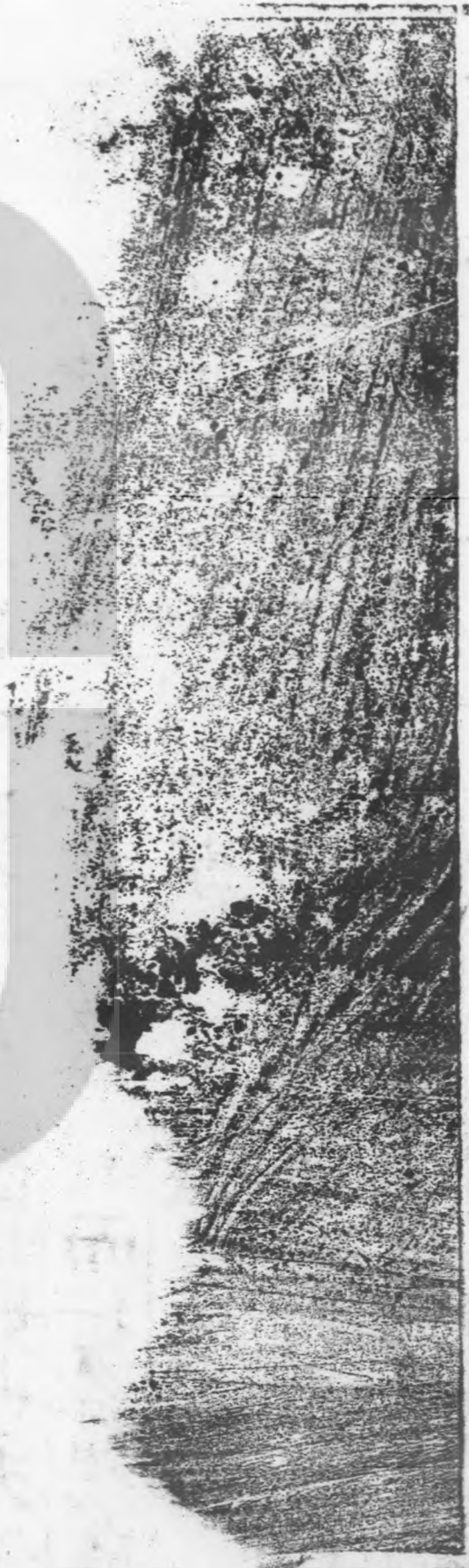
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數行三百步也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起距也

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

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火破荆軍至斷
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
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
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
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
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
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
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
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
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

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
項羽抹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
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
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
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
容以至劫身徐廣曰物音沒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
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發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子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為賢，而子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與下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並謂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

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

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
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
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
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
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
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
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
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六王去邠此豈有
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銛以內圓鑿其能入
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

而終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
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
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
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
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
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一言也惠王
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

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
客曰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

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生王大
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
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
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
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先生見一語連三日三夜
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先生因謝去於是送以
安車駕馬駟束帛加璧黃金日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
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
論今真子
所定有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十一篇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
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門
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
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
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
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
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交轂徐廣曰一
作亂調過髡

如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
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高器
也矣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思
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雖盡如炙膏過之有潤澤也
田駢之
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

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
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
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
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
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
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
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大康地
記云汝南
西平縣有龍洲水可用淬刀劍持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
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謂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
劇
子之言徐廣曰案應劭氏
姓津直云虞子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
尸子長盧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
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尚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

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
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阿之吁子焉徐廣
曰阿
者今之東阿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
傳云蓋黑者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墨子曰公輸般
為雲梯之械成
將以攻宋黑者聞之至於郢見公輸般黑者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
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詘而
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
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
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
或曰在其後
或曰並孔子時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之。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

齊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田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

說繡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
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
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
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
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
子四十餘人其賤妻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
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
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
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
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

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
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
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
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
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
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
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
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
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

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

為靖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

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

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

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

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

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

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

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劉士

以此多婦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

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

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

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

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泥子

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

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

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

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

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
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
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韋昭曰以狐之白毛宜千金天
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
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
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殿中取所獻狐白裘至
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
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
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

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
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鷄鳴而鷄齊鳴遂
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
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
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
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
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夫
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
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
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

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

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

而借兵

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

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

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

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

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

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強韓魏其攻秦

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

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患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

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

強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

晉必重齊薛公曰羊斟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

而不借兵良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

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子孟嘗君相齊其舍

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子孟嘗

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子孟嘗

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子孟嘗君於齊湣王

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

君孟嘗君乃奔徐廣曰湣王三十四年甲劫孟嘗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明遂自到

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嬖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

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強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離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敝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

滑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子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子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為子孟嘗君

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

常與許鄭立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子嘗

絕嗣無後也初馮驩意驩復作驩聞子孟嘗君好客躡蹻

而見之子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

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子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

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

有一劍耳又蒯苦怪反蒯之類可為繩言其劍後音侯亦作候彈

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平食無魚子孟嘗君遷之幸

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子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暮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兒甚辯長者無他伎亦作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

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
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
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
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
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
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
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
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
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
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

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
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
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
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
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
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
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中而責之十年息愈多
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於無以償上則爲君好
利不愛士民下則有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
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

今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感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秦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憑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

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甚。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強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

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子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強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強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大息嘆曰

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令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

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全薛中。蓋六萬餘家。知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編不虛矣。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